

尚書正義

冊五

商書正統

卷一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召誥第十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

使召公先相宅遂相所居而卜召之

詩反照下注相息

作召誥召誥政召公以成王新誥

疏成王在豐欲召誥○正義曰成王於庶殷大誥

召公乃以往王命取幣以賜周公

卜而營之宜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誥

之

○傳武王至居焉○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

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義曰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

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鼎貢金爲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

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

多虛誕不可信然○鼎義上備載九鼎以序山河異物亦不可疑故未爲知孰是故兩解

之○虛誕不可信然○鼎義上備載九鼎以序山河異物亦不可疑故未爲知孰是故兩解

召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先其相宅者大明於時以陳戒史錄居洛邑爲篇其意不在相宅

序以公經具故略之耳言及先其相宅者大明於時以陳戒史錄居洛邑爲篇其意不在相宅

使召公先相宅○正義曰武王既

崩周公攝政至此已見周公七年自後往也○傳召公至洛邑○正義曰武王既

政也召公攝政至此已見周公七年自後往也○傳召公至洛邑○正義曰武王既

誥也召公攝政至此已見周公七年自後往也○傳召公至洛邑○正義曰武王既

故傳言新惟二月既望五日攝政七年二月十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

即政也

即政也

尚書注疏十五

尚書注疏十五

尚書注疏十五

尚書注疏十五

尚書注疏十五

尚書注疏十五

尚書注疏十五

尚書注疏十五

尚書注疏十五

于豐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視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越若來三月惟

丙午肫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肫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

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肫厥既得卜則經營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待

洛反朝直遙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疏○惟二月至位成

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朝行自周之鎬京則望於已遷都後六日乙未爲

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

三月戊申即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衆

之規模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

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納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爲三月十

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也

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也

望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月光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稱望也治

者四分之三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爲二月小率乙亥朔

民今來爲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日而朝至於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通達

營言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故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後稷配周徧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故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後稷配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告立社稷之位於太牢也共工氏子

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稷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味爽以賦功屬厥既命庶殷

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卽州牧也諸侯公卿並觀於

不作其已命殷衆殷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王王與周公俱至

幣欲因大會顯周公與諸侯又取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稱成王命錫

王所宜順周公之稽首陳疏二翼至若公以此朝旦至於洛則通達而徧觀於新

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祭社於新邑告

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策

用太牢牛一羊一豕一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於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衆殷皆勤樂勤事而大作矣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王命以錫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傳入周公至洛召公之正義曰周公以順立成之明日也朝至則是三月十三日也其到洛納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明日也朝至則是三月十三日也其

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傳已於乙至可知○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
立郊位天者此郊使知而後常以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
牛以是郊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特牲不應用
牛言用彼為儒者以神尊祭天其用牛犢貴誠之用不滌養是帝用稷各用一
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其用牛犢貴誠之用不滌養是帝用稷各用一
天我將祀文王於明堂用牛惟羊○正義曰經有月令云從天言之羊豕不
羊豕也○傳告立至共牢○正義曰經有月令云從天言之羊豕不
社稷之也○傳告立至共牢○正義曰經有月令云從天言之羊豕不
殖百穀祀龍為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穀神左氏說
稷惟祭句龍為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穀神左氏說
也配食者是鄭類所從而武成篇云故土以皇后土為社也○劉云土為地言后
土對以后土為義異也社然左傳云經無龍為后土豈社為地乎社亦名后土
傳名同而義異也社然左傳云經無龍為后土豈社為地乎社亦名后土
於新邑上句共牢也此經上句羊豕不郊此言天不社此言地告社新邑上句
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裸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
告廟亦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裸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
東國洛四方民大會故周公乃味爽以賦功屬工播民和見殷士于周與此
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味爽以賦功屬工播民和見殷士于周與此
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侯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
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牧王多制云屬千里之外設方伯即州牧也周公
斂謂諸國之長故為方伯州牧王多制云屬千里之外設方伯即州牧也周公
邦伯諸國之長故為方伯州牧王多制云屬千里之外設方伯即州牧也周公

牧使州牧各命其部○傳諸侯至周公○正義曰公卿乃並觀君王其時蓋
者周公自命之其部不由王也庶殷既已大作諸侯公卿乃並觀君王其時蓋
有行宮乃復入則上以侯公卿知從省文也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此出是
不覲王之正事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周公攝功成將歸政於王故
召公與諸侯出取幣復入以待大會顯周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
以皮及寶玉大弓此魯公所賜案鄭注周禮云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
以賜臣也寶玉大弓此魯公所賜案鄭注周禮云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
幣既召公至之賜事○正義曰太保以庶邦賜周君出知召公既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
以政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未得賜以周公也鄭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
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周公是故與諸侯出取幣使召
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周公是故與諸侯出取幣使召
公自言己與冢君等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召公指戒
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也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召公指戒
衆殷諸侯於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其大子此改
爲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其大子此改
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爲天所大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天所以戒成王
子無道尤改之言不可不慎○大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天所以戒成王
王受之乃無窮惟美○嗚呼曷其柰何弗敬○敬何其柰何不憂○疏義曰召公弗敬○正
亦無窮惟美○嗚呼曷其柰何弗敬○敬何其柰何不憂○疏義曰召公弗敬○正
王宜順周公之事云我爲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有皇天上帝欲去其大
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爲言也乃曰嗚呼有皇天上帝欲去其大

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通尊卑之辭故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於殷之衆也○傳數皇至不愼○正義曰釋詁云皇諸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大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尤改之不可不愼也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雖大尤改之況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大天既退終大邦殷之命茲子鄭云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大天既退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哲王在天言天已遠終殷命茲命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厥終智藏瘝在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瘝工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以窮○夫知無辜往其逃亡見執殺無地自容所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爲民主○疏天既至用懋○正義曰更述改殷之命用懋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爲民主○疏天既至用懋○正義曰更述改殷之命以窮○夫知無辜往其逃亡見執殺無地自容所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多之先智之王精神在天不能救之紂以紂不敬故也於其智王之先人謂此世之君及其時之賢者隱藏瘝病者在其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無禮暴虐後王之終謂紂之時賢者隱藏瘝病者在其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以爲民主故王今得之也○傳言天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爲民主故王今得之也○傳言天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天既遠殷命言其敬者以爲民主故王今得之也○傳言天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敬故也○傳言天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

泰○正義曰先智王之後繼世有臣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失者經言
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
○傳其終至夏臣○正義曰鄭王皆以瘵病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
瘵從病類故言瘵病也○正義曰言夫知欲安其室抱子攜妻欲去之夫尤人言天下
傳言困至以窮○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子攜妻欲去之夫尤人言天下
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子攜妻欲去之夫尤人言天下
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
時既墜厥命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命今相有殷有復觀天
迪格保面稽天若言天道所以至於禹今時既墜厥命墜其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
考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子冲
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治之無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子冲
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況疏王勉敬者為天子○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
曰其有能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況疏王勉敬者為天子○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
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取大禹以爲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
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爲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
取成湯以爲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
亦以成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爲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
代能敬則得法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爲王嗣位治政則已善矣況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子冲
老成人之言法古人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爲王嗣位治政則已善矣況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子冲
所謀以順從天道乎若能疾行順敬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傳夏
禹至王命○正義曰勸王能疾行順敬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傳夏
而子安之天既安之禹亦同於天心鄭云禹興夏迥向也則面爲向義禹亦志意
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禹亦同於天心鄭云禹興夏迥向也則面爲向義禹亦志意

尚書注疏 十五 五 中華書局聚

也○大天而為治王為治之道當事成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
也○既正義曰王肅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周公之言為旦傳稱王至正治
○正義曰王肅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周公之言為旦傳稱王至正治
子代天為配皇天有其意將欲配天必使成謂之紹上帝也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
道是為配皇天也天子將欲配天必使成謂之紹上帝也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
土之中其當此成王用是大邑圭行之化配上天而為治也周公之言其為大邑於
王使順公也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之意然則成
短多暑之日北則影長多寒日東則影夕多風日西則影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
五寸謂之地中則影長多寒日東則影夕多風日西則影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
然則百物阜安乃建國焉馬融云祭百神也祭土之神也祭地之神也故為治
至致治○於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也祭土之神也祭地之神也故為治
當慎祀於天地舉至之地則百神義曰祀用皆慎之也致治當於民心則其有土中
致治也○於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也祭土之神也祭地之神也故為治
成命降福與之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召
太平之福自旦曰至此述周歲治民今獲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召
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乃可終其戒言當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召
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行○其性令不失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不為所
性惟日其邁中和殷周之臣時行○其性令不失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不為所
敬之德則下流今王先至敬德○正義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戒王
敬奉其命矣○疏今王先至敬德○正義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戒王
令新舊和協政乃可為政先服殷家御事之臣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戒王
惟日其行矣化在王當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為下所敬則下敬其王之道則
自必行矣化在王當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為下所敬則下敬其王之道則
自今休已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為一句○傳召公至知是召公正義曰

亦王所知曰有夏桀不其長久惟我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為敬者長不
敬者短所以我有夏桀不其長久惟我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為敬者長不
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所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我
紂不其長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所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我
不可不監殷也夏桀短長既如此矣而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夏殷
長短之命以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勸王爲敬也○傳言王至不長
○正義曰相監俱訓爲視上言相有夏不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欲令王法其
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數至所知○正義曰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歷年戒其不長故也○傳言敬則歷年數至所知○正義曰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上言相夏相殷皆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言上天以道安人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之賢
言敬德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湯當之賢
王猶夏之賢王則此誥指以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失位
者皆是也召公此誥指以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失位
王說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王新卽政始服行教
亦然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王新卽政始服行教
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命惟人所修
爲政之道亦猶是也○遺唯季反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命惟人所修
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人不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天
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人不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天
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言王當其德之用其惟王
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言王當其德之用其惟王
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常勿欲其小民過用非亦敢殄戮用乂民道用治民戒以慎罰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

顯王在下言治則小民有惟光明法於疏又王乃至王顯之○正義曰既言即當政服則賢王

化鳴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之子之善惡無不在其初道亦猶是矣善道此乃

自遺智命智謂身有賢智命由己來是善惡無久也今天觀人德則有智授之

則能善者必遺多福使王有智則其常吉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授之

命其命者智與愚也其德則愚凶也其命吉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授之

吉歷年長久也若不敬德則愚凶也其命吉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授之

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則愚凶也其命吉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授之

求以治民順行年也其惟王勿妄役小人居過用非常之位事亦當果敢絕刑戮能

道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新即政始行教下如是子則初王道亦有光明也○傳言

是至猶是○正法則於王行新即政始行教下如是子則初王道亦有光明也○傳言

矣若初習為善則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己行善而來是命也遺智

欲勸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而至是無不在其初政

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言生也為政之智道亦猶習是為善政得福為惡政

心得故言今初生此三子習善惡也○傳有歷年當有人○正義曰命由天授遠舉反

言命吉凶則哲勤對愚歷年對不長敬德則有智則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

也此篇所云惟勤對愚歷年對不長敬德則有智則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

凶不長也愚智天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為吉人病患為凶於王

則太平為吉禍亂為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智行之難也○傳言王至

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用言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天枉為一事也○傳言王至

歷年○正義曰其德之用言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天枉為一事也○傳言王至

王○當疾行敬德則此文是也○傳勿用至秉常○疾敬德為一事也○傳言王至

用為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為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傳言王至

尚書注疏十五

七中華書局聚

王若以其慎獄罰情疑故言亦枉濫也○傳順行至之首○正義曰若有功必順前王以明德止刑也

惟上王文居位相德之首禹湯爲有德之首故王亦爲首○傳王在至光明○正義

行曰王詩政於天下王之爲政民盡行之是言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上下勤恤其

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言當君曰冀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

有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我欲王用小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

王之讎民百君子拜手首至手稱首至地盡禮至敬以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

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末有成

命王亦顯曰安受王命則王終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我

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恭徐紀用反注供待同

德所以勤者其言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廢有

手嘗首墨豐效故欽王內用其言既拜而又曰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

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勤恤也臣下安受

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為昭著也我非敢獨勤而已眾百君子皆然
言我與眾百君子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受天
多福也○傳言當至兼之下○謂○正義曰王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
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兼之謂○正義曰王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
周歷年承夏殷之受天命欲其年過二代既言大順勿廢也○傳言勿廢有
殷歷年承夏殷之受天命欲其年過二代既言大順勿廢也○傳言勿廢有
之○正義曰拜手稽首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拜手稽首之諸言拜手稽首者
拜手稽首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拜手稽首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
九拜一曰稽首之於極尊召公為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
言鄭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與公之謙辭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
云我小臣召公自謂是小臣為召公之謙辭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
為齊等故云民在下自匹非一人鄭玄云王之諸侯與羣吏是我非一人也嫌自
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勤恤言與眾百君子皆勤也禮執贊必用幣帛
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至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贊慶王多福毛能愛養小民
即愛小民即欲慶之王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之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

亮反注及下同使作洛誥洛誥王告以洛邑將致政成疏序自上至洛誥○正義曰
所吏反注遣使同作洛誥洛誥王告以洛邑將致政成疏序自上至洛誥○正義曰